



在電火球的微光下

這首完成於一九四五年六月八日的「搖嬰兒歌」，由呂泉生作曲，歌詞原是呂泉生的岳父蕭安居牧師所寫，後來為因應局勢的變遷，另由畫家盧雲生重新填詞，一直傳唱至今。呂泉生譜寫這首「搖嬰兒歌」的年代，正是二次大戰戰況最激烈的時候，日軍已是強弩之末，盟軍趁勝追擊，對仍是日軍殖民地的台灣進行轟炸，都市居民奉命疏散，當時任職於「台灣廣播電台」（原「台北放送局」，現在的「中國廣播公司」）的呂泉生，為了工作，仍留在台北，眼見妻子懷著頭胎臨盆在即，心亂如麻。

一九四五年三月九日，呂泉生陪太太到「公會堂」（現在的「中山堂」）附近的福田產科醫院生產。在戰火頻仍，飽嘗憂患的日子，喜獲麟兒，初為人父的喜悅，隨即被轟隆飛過的轟炸機所取代。妻子產後身體虛弱，原希望能住院休養幾天，但院方卻頻頻催他們出院，一再表示：「哪一天會被炸彈擊中都不知道。」果然，才隔幾天，飛機就在鄰近地區掃射，醫院彈痕累累，聽從醫生建議早就為太太辦出院的呂泉生，不禁捏了把冷汗，連稱：「好險！」

美軍從一九四五年三月起，幾乎每天半

一九五七年，台灣第一個私人兒童合唱團「榮星兒童合唱團」正式成立，由呂泉生擔任團長兼指揮。圖為呂泉生訓練學生發音。（郭麗娟／翻拍）



台灣老母的搖嬰兒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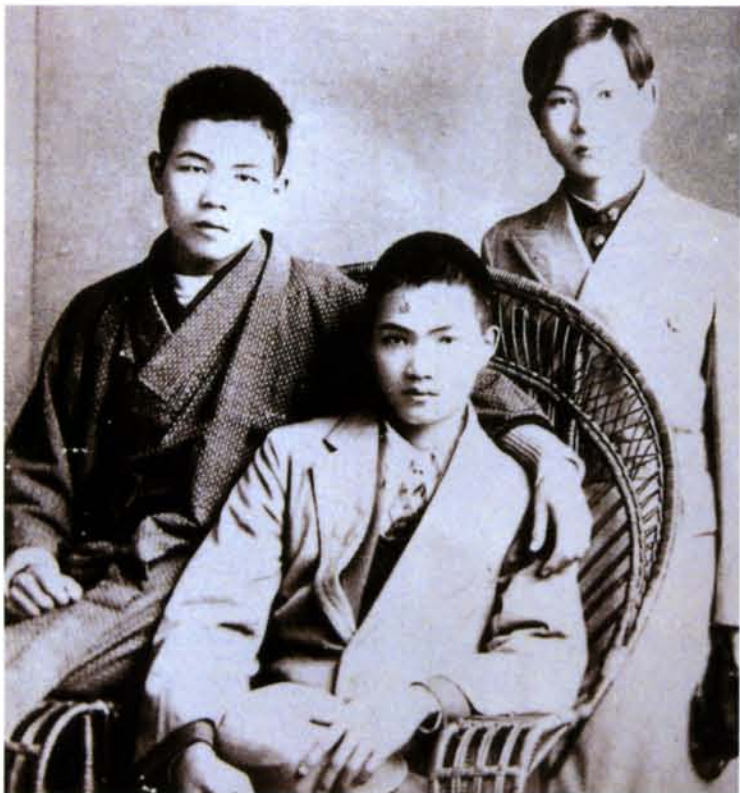
戰火中寫搖籃曲的呂泉生

劫後餘生，想到生死只在毫髮之間，他惦念在戰亂中結髮的妻子，和那未滿三個月的幼兒，會不會在半夜哭鬧著要爸爸抱？那一夜，他輾轉難眠：

文／郭麗娟

每個國家包括少數民族部落，幾乎都有屬於他們的搖籃曲，其中的歌詞，不外是希望懷中或搖籃裡的嬰兒能甜甜入夢。但是，當我們哼唱這首熟悉的台灣搖籃曲「搖嬰兒歌」時，卻看到在戰火中，為人父母者對懷中嬰孩的企盼與憨直心思。

「嬰兒要嬰刺，一睺大一寸，
嬰兒要嬰搭，一睺大一尺，
椰子日話山，抱子金金看，
子是阮心肝，驚你受風寒。
一點親骨肉，越看越心適（有趣），
睺時搖伊刺，天光抱來搭。」



赴日留學時在東京和昔日台中一中的同學合影。（中間坐者為呂泉生）

（郭麗娟／翻拍）



就讀台中一中時與同學合影。(第一排右三為呂泉生)(郭麗娟/翻拍)

夜都會對台北市進行空襲。呂泉生回想起當時的情況：「每當那沉重又悶的B 29轟炸機的聲音從遠方傳來，我和妻子就快速地從床上跳起，頭戴防空頭巾，手抱著剛出生的長子，往防空壕跑去。不消幾分鐘就可聽到爆炸聲，從防空壕爬出來看，已有多處在燃燒，那就是燒夷彈。」然而，每天半夜一次的「跑空襲」，對才剛生產的妻子來說卻是件苦差事，好幾次在匆忙中，錯把小棉被當成未滿三個月的孩子，抱著就去躲空襲，事後兩人膽顫心驚地回家找兒子，那種擔心受怕的心情，至今仍讓已八十五歲高齡的呂泉生難忘。不忍妻兒受苦，加上空襲愈來愈密，只好將妻兒疏散回台中神岡鄉老家。



呂泉生與妻子在戰亂中結婚、生子，在空襲警報聲中因惦念疏散回老家的妻兒，呂泉生寫下這首屬於台灣人的〈搖籃仔歌〉。(郭麗娟/翻拍)

五月二十五日把妻兒送走，五月三十一日，盟軍飛機大舉在台北地區猛烈轟炸，「台灣總督府」也被擊中，起火燃燒。當時，警報聲響時，呂泉生快步躲進一座新掘的防空壕，一位同事說那裡太亂了，叫他換到別的地方，想不到他才剛離開，那座新掘的防空壕就被夷平。警報解除後，他從另一個防空壕走出來，看到一片斷垣殘壁、血肉模糊，迷漫的煙霧中，餘燼閃耀，痛失親人的生還者，嚎啕大哭，聽了令人鼻酸。

劫後餘生，想到生死只在毫髮之間，他惦念在戰亂中結髮的妻子，和那未滿三個月的幼兒，不會在半夜哭鬧著要爸爸抱？那一夜，他輾轉難眠。

第二天，他去探望岳父蕭安居牧師，訴說思念妻兒的心情，同時央求岳父寫一首【搖籃仔歌】讓他譜曲。蕭安居牧師所寫原詞是：

「痛子掌中珠，為安傳後嗣，
生傳大宗族，萬族作成國，
滿月抱出廳，斟酌給號名(取名)，
亦欲蒸油飯，送給親人食。」

六月八日，孩子滿三個月的前夕，呂泉生獨坐在電火球(電燈泡)的微光下，開始譜曲，突然間，想起小時候，媽媽們搖著嬰兒時，嘴裡常念著「嬰仔要嬰囑，一暝大一寸。嬰仔要嬰惜，一暝大一尺。」於是就把這兩句放在歌詞前面，邊唱邊寫，

這時又想到有些婦女會抱著嬰兒左右擺動，哄他們睡覺，於是就把這種韻律節奏用在鋼琴伴奏裡。

日籍同事的眼淚

曲子剛寫好，同事清水先生來訪，清水先生彈得一手好琴，他看到琴架上的歌譜墨漬未乾，知是新曲，便彈了起來，呂泉生向他解說歌詞的內容和含意，清水先生邊彈邊唱，最後竟伏在鋼琴上哭了起來。原來這位日籍同事的太太在生產後兩個月不幸過世，早產的嬰兒也在出生後四個月，因營養失調而夭折，這首充滿親情的【搖籃仔歌】，觸痛他亡妻喪子的心情。

聽了日籍同事的境遇，呂泉生想到明天就滿三個月的大兒子信也，又想到每晚的空襲，誰會碰到炸彈都不知道，呂泉生真想把手上的五線譜撕毀，也在一旁的房東太太對他說：「信也會平安長大的，有你這首歌，他會幸福的。」

戰爭失利，並沒有壓低「進行曲」、「時局歌曲」的聲浪，日軍仍要台灣人民嘶力竭地唱，耳中所聞盡是肅殺之音。呂泉生於一九四五年六月十六日晚上的電台節目中，播放這首【搖籃仔歌】，由他的學生黃月蓮主唱，溫馨的曲調，富有情感的歌聲，撫慰無數離鄉背井，被日軍徵調役使的百姓，播出後大受好評。

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，日軍投降。

一九五二年，由省教育會發行的《新選歌謠》



台灣歌謠
作曲家の探訪
Vol. 33
2001.5

第五期，選錄這首【搖籃仔歌】，由於蕭牧師所寫原詞，部份已不合時宜，委由盧雲生重新填詞，除一、二段重寫外，第三、四、五段仍照原詞，盧雲生還增加第六段歌詞，道盡天下父母心中的願望：

「瘡子像黃金，虱子清責任，
養到結婚娶，我才會放心。」

萬紅叢中一點綠

呂泉生，一九一六年七月一日生於台中縣神岡鄉的基督教家庭，由於天生一副好歌喉，童年時受家人鼓勵參加教會唱詩班，十四歲考進台中一中，升三年級那年，到東京旅遊時，聽了一場音樂會，優美的旋律引發他想學音樂的決心。回台後，他央求祖母買一把小提琴給他，沒有老師指導，全靠自己摸索，卻也愈拉愈著迷，最後竟開始逃學。就讀台中一中五年級那年（日據時代該校為五年制），呂泉生為了練習小提琴，每天獨自騎腳踏車到豐原水源地的青草地上練琴，創下連續三十六天曠課的記錄，被校方通知留級，成為該校當年大事之一。接著，為了學鋼琴，又到當年台中市鋼琴家陳信貞女士的家裡，顧不得陳女士的學生清一色都是女生，硬是要求破例收留，成為萬紅叢中一點「綠」，在同學間再度譁然。

會」，同年九月三日舉行第一次研究發表會，在台北永樂座戲院演出「閩雞」，呂泉生將所採集的【六月田水】和【丟丟銅仔】，作為該劇的舞台音樂，卻被日本官方以有違皇民化「新台灣音樂」的推行，予以禁唱。

杯底不通飼金魚

一九四九年三月的某一天，有一位比呂泉生長一歲的福建人來拜訪，向呂泉生請教一些音樂方面的問題，閒聊當中，兩人因為對「二二八事件」分持不同看法而起衝突，最後不歡而散。這件事，給了呂泉生很深的感觸；他認為，無論什麼事，每個人都願意「剖腹來相見」，彼此肝膽相照，就比較不會產生誤會。一個禮拜後，呂泉生就寫出

【杯底不通飼金魚】這首歌：

「飲啦，
杯底不通飼金魚，
好漢剖腹來相見，
拼一步，
爽快也值錢。
……
朋友弟兄無議論，
要哭要笑阮在伊（係由他），
心情鬱卒若無透，
等待何時咱的天。」

二十歲負笈日本，進入東京東洋音樂學校鋼琴科。二年級時，不慎從樓上跌下，右肩脫臼，手指受傷，原本想成為鋼琴家的美夢被迫放棄，而改修聲樂。

一九三九年，完成學業後留在日本發展，應聘於東寶日本劇場，擔任職業演唱家，曾在「馬可李羅在中國的一夜」歌舞劇中，飾演一位將軍，鋒芒初露，頗受好評。工作之餘，跟隨日本名作曲家成田為三學習作曲理論。一九四三年，回台奔父喪，原擬再回日本進修，因戰事激烈，台日海運航道受阻，只好作罷。回台後擔任「台灣廣播電台」演藝股長，並擔任合唱團指揮兼編寫樂曲，在此同時，他也和「啓文社」一群藝術同好過往甚密，以筆名「呂玲田水」，宜蘭民謠【丟丟銅仔】。

一九四三年，由呂泉生、楊三郎、張文環、林博秋、王井泉等一百多人組織「厚生演劇研究



一九三九年，完成學業後留在日本發展，應聘於東寶日本劇場，此劇照攝於一九四一年。（後排右三為呂泉生）

（郭麗娟／翻拍）

歌詞中，揉合藝術性與通俗性，發表後，相當受歡迎。

一九五〇年，「台灣廣播電台」改名為「中國廣播公司」，一直留任的呂泉生擔任音樂組長，並任台灣省交響樂團合唱指揮。一九五一年，應聘到靜修女中教音樂兼訓導主任，當時的校長相當倚重他，給他的月薪是五百元，而校長月薪才四百七十元。

打開心內的門窗

在呂泉生的鼓勵下，不少台灣民謠創作者，開始提筆寫歌，如楊三郎和那卡諾合作的【望你早歸】，另一位就是寫出傳唱至今仍深受歡迎【阮若打開心內的門窗】作詞者王昶雄。

一九五四年，有一天早上，王昶雄家出現一位不速之客，他就是朋友間素以「羅仙」稱呼的呂泉生。呂泉生一進門就對王昶雄說：「咱們交情夠，憑你我的淡薄仔名氣，嘛有夠格來搭配作詞作曲，上好是台語歌詞，咱用懷念來作為主題，你想按怎？」

一番話，讓王昶雄陷入深思的漩渦中。王昶雄會有足足十一年的留日歲月，身在異鄉，每天打開窗戶，從「心窗」望出去，盡是故鄉那嫵媚多姿的青山；看到起伏的稻浪，也彷彿聞到故鄉的泥土香。這些意象，如同圖畫般嵌印在他的腦海，促使他提筆寫下這首詞意雋永的【阮若打開心內的門

就讀台中一中一年級時與父親、大哥合影。
（右一戴帽者為呂泉生）（郭麗娟／翻拍）





窗】：

「阮若打開心內的門，
就會看見五彩的春光，
雖然春天無久長，
總會暫時消阮滿腹牢騷。」

……
阮若打開心內的窗，
就會看見心愛彼的人，
雖然人去樓也空，
總會暫時乎阮心頭輕鬆。」

年輕人總是多夢，心愛的人和青春美夢，永遠是詩的泉源。呂泉生以優美充滿感性的旋律，充份表現原詞的風味，也表達出作詞者心境上的無奈。這首歌於一九五七年，由文協男聲合唱團在台北中山堂發表，嘉評如湧，也在大專校園間流行起來。

兩人合作的歌曲中，以一九八六年發表的【「結」ket與「結」kat】最具特色。「結」，台語有時念ket，像勾結；有時卻念kat，如打結，由於這個字眼趣味中變化奧妙，引發呂泉生的靈感，就把點子提供給王昶雄，兩人合作寫出這首【「結」ket與「結」kat】：(歌詞中加「」念ket，未加者念kat)「念時請當心舌頭，以免打「結」」

「大「結」連小「結」，

了他逗笑作趣的指揮神情，忘不了他為教導我們苦學的台灣國語，忘不了他站在指揮台上為追求完美所留下的汗水。當然更忘不了，他所帶給我們那段快樂且美好的童年；那幾千個黃金般炫爛的日子，那滲和汗水、歡笑和陣陣悅耳歌聲的無數練唱時光……。

一九五八年，呂泉生受聘至實踐家專專任音樂教授，至一九八六年才退休，這位才華洋溢的音樂家，除台灣民謠外，還創作童謠、合唱曲，也將一些文人的詩詞拿來譜曲，如羅家倫所寫的【青海青】：

「青海青，黃河黃，
更有那滴滴的金沙江。」

已移居美國洛杉磯多年的呂泉生，除了音樂，還有蒐藏拆信刀的雅好，在「刀光劍影」中自得其樂，這些「名器」，從世界各地匯集而來，大部份是學生送的，從新穎、別緻的刀柄，也可看出製造者的巧思，有雕成動物、花卉、裸體美女、水果等各種樣式。在造型上，長短粗細不一；長的像水果刀，短的可當領帶夾，有彎如弦月，利可傷人的波斯刀，也有劍身上刻有尺度兩用型的，質料上有木雕、象牙、黃銅、玻璃、鍍金、石製等。這些蒐自世界各地的刀、劍，呂泉生可是捨不得動用，拆信時，一把剪刀「喀喳」一聲就解決了。

世上千萬「結」，
活「結」免煩勞，只驚打死「結」，
滿面憂「結結」，
「結」由你來解，「結」由你來繫，
「結」來結去呀，原來有分別，
巴結無了時，勾結是罪孽，
人人有偏見，怎樣會團結。」

榮星兒童合唱團

一九五七年，當時台灣的小學生們，正被惡補壓得喘不過氣來，從事音樂教育工作的呂泉生，有一次和就讀台中一中時的同學辜偉甫聊天，談到這個問題，當時兩人正在聽西德「上寺村少女合唱團」的唱片，優美的童音，感動了他們，辜偉甫就想：「為什麼我們台灣不也來辦一個這麼可愛動聽的合唱團呢？」經過兩個月的籌備，同年四月十日，「榮星兒童合唱團」正式成立，這是台灣第一個私人兒童合唱團，由呂泉生擔任團長兼指揮。指揮棒一揮就是三十年，期間多次率團出國巡迴演唱，也陸續成立混聲隊和婦女隊。

在「榮星」的三十年裡，呂泉生培育出無數音樂人才，當時的父母都以小孩能進入「榮星」為榮，從學生所寫的歌謝文章中，不難看出他教學的用心和學生對他的尊敬：

「……忘不了老師兇霸霸罵人的樣子，忘不

跨越兩個世紀，八十五個年頭裡；從戰亂到安定，從幕起到幕落，呂泉生見證台灣樂壇的興衰更迭，也培育無數音樂人才，他的作品很多都是以寫實的手法，勾勒出活潑、樂觀、誠實的人間感情，為台灣樂壇建立另一種歌曲風格。

源

「榮星兒童合唱團」一九五七年十二月於台大醫學院舉行首次演唱會。(後排左起第二人為創辦人辜偉甫先生。第四人為呂泉生)(郭麗娟/翻拍)

